烏曹反

前漢孝武皇帝紀四卷第十三　荀悅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三月戊寅丞相公孫弘薨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張湯爲御史大夫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逾烏盭討濮連陟狐奴歷五國生獲匈奴單于子轉戰五日過鄢耆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翦蘭下斬虜侯王執混邪王及相國都尉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去病者衛青姊少兒子也父霍仲孺爲縣吏給事平陽公主家與少兒私通生去病去病初以侍中爲嫖姚校尉從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冠軍侯及至是也增封一千二百戶夏馬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馴象能言烏將軍去病公孫敖

音戾

舊鈔本無付之二字

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
鴈門殺畧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將兵出
右北平廣將四千餘騎付之與張騫異道匈奴數萬
騎圍廣廣軍士震恐廣乃使其子敢從數十騎直貫
突胡騎中出其左右而還謂廣曰胡騎易與耳軍士
心乃安稍爲營陣外向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
者過半射矢且盡廣乃持滿無發廣身自以大箭射
其裨將殺數十人胡虜稍稍解去會日暮吏士無人
色而廣意氣自如明旦復力戰而張騫以萬騎至匈
奴乃解去廣騎畧盡獨得以身免亦殺虜三千餘人
廣既歸以其所殺獲自當無罪無賞張騫以後期當

斬贖爲庶人廣亦爲庶人廣常夜遊田間飲還霸陵
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
行何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幾何匈奴入遼西召拜
廣右北平太守廣請尉俱至軍所而斬之江都王建
有罪自殺初易王薨建居服外舍召易王所幸淖姬
等十九人及女弟信臣等與姦通建遊章臺令子乘
小船建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復遊雷陂天大
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郎溺投水乍見
乍沒建臨視之大笑以爲樂卒皆死宮人女子有過
輒裸令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從狼
齒殺之建觀而笑之或閉人令餓死凡殺人無辜者

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令宮人與羝羊及狗交自知罪多國中人欲告之建遂謀反作黃屋蓋刻皇帝璽作漢節賂閩越約有急相助建時載其父所賜天子旌旗出入後事發覺有司奏建無道雖桀紂之惡不至於是當以謀反法誅廷尉宗正即問建建自殺本傳云魯哀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雖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是以古之人以宴安爲鴆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諸侯王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沉溺於放恣之中居勢使之然也自凡人猶繫於習俗何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

後舊鈔本使吏

近之矣膠東王寄薨淮南王謀反時寄漸聞其事私作戰守備及後治淮南王事上令下吏辭出之寄後自傷悔發病死不敢置柯後上立寄長子賢爲王秋混邪王率衆四萬餘人來降封爲列侯單于怒曰混邪王休屠王數爲漢所破單于欲誅之故二王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混邪殺之幷其衆以降合四萬餘人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而休屠王子曰日磾與弟閼氏及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休屠王祭天作金人故曰金氏上遊後庭視馬後宮滿廐掌養事數十人莫不竊視磾獨不敢視馬又肥好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麗上異而問之以狀

後舊鈔本復

對即日拜爲馬監後爲光祿大夫侍中上甚信愛之
賞賜累千金出則參乘入則侍帷幄貴戚左右皆曰
陛下安得一胡兒而反貴重之上益厚焉日磾母教
二子有法度母病死上圖母形於甘泉宮日磾每朝
見母畫像常拜泣而後去日磾二子皆爲上兒其後
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見之即殺之
上大怒日磾言其狀上爲泣而心敬日磾侍左右數
十年未嘗忤視上賜守宮女不敢近之其謹慎如此
三年春有星孛於東方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立膠東
康王少子慶爲六安王慶寄之愛子也上憐焉故立
之封蕭何曾孫慶爲酇侯先是慶父則嗣有罪免故
以弟子勝嗣勝有罪免侯故以兄子慶嗣何後秋匈奴
入右北平定襄殺畧千餘人遣謁者舉吏民能假貸
貧民者一以名聞是時混邪王新降縣官費衆倉庫
空竭貧民流徙皆仰給貸於縣官縣官無以賑之河
南人卜式以錢二十萬與太守助廩貧民時富民多
匿財者唯式願出家財上召拜爲郎中賜爵左庶長
復田十頃布告天下以諷百姓式以田畜爲事有羊
千餘頭先是時擊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以助邊
上問式欲官乎對曰不願又問家有寃乎曰無也以
爲天子誅匈奴賢者宜盡節有財者宜輸之則匈奴
可滅也時丞相公孫弘以爲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

可以爲化不許之及式爲郎中上乃使式牧羊上林苑中羊肥息上見問而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亦猶是以時起居惡者輒去之無令敗羣上奇其言拜緱氏令吏民便之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是歲發謫吏卒穿昆明池

四年春有司言關東流民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無以衣食賑廩用度不足請收銀錫以白鹿皮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爲皮幣直三十萬王侯宗室朝覲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以銀錫爲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其二差小而方之其文曰馬直五百其三復小墮之其文曰龜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五銖錢重如其文又盜鑄作錢弊罪死於是孔僅爲大司農丞領管鹽鐵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能心計年十三爲侍中言利事皆刻秋毫而始筭緡錢及車船矣其後弘羊請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王郡國各得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商賈所販賣爲賦而相準輸置平準官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諸物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富商大賈無所侔大利物皆反其本而物不得踴貴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又請令民得以粟補吏罪人得以贖死及入粟爲吏復各

有差於是民不益賦而國用饒足乃賜弘羊爵左庶長黃金二百斤會天大旱上令百官請雨太子傅卜式言於上曰縣官當衣食租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賣求利獨烹弘羊天乃雨是時董仲舒說上曰古稅民不過什一使民歲不過三日民財用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下足以畜妻子故民悅而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道除井田之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專川澤之利營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邑有人君之尊里有王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有吏卒征衛屯戍一歲力役四十倍於古田稅口賦二十倍於古或

兼豪傑之田見稅什五故常衣馬牛之衣食犬豕之食又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行民無所聊生逃亡山林並為盜賊斷獄一歲以十萬數漢興遵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占田塞兼并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然後可治也其言未施行有星孛於東北夏有長星出於西北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萬餘騎步兵數十萬青到漠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單于遁走追至寘顏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前將軍李廣右將軍趙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

寘音田

廣與大將軍別道迷而後期大將軍遣長吏責問廣令詣幕府對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迷而失道豈非天邪且廣年已六十餘終不能使復對刀筆吏矣遂自刎死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莫不垂泣廣初文帝時以良家子從軍文帝奇其才曰使廣遭高帝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吳楚反時戰昌邑下顯名後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助廣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出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告廣廣曰此必匈奴射鵰者乃從百餘騎馳射殺二人生得一人匈奴數千騎望見廣以爲誘騎驚出兵上山而陣廣直前來至匈奴二里止令皆下馬解鞍有白馬將軍出護兵廣射殺之復還解鞍縱馬胡兵怪之卒不敢擊會日已暮胡以爲漢有伏兵乃夜遁走嘗獵見草中石以爲伏虎射之入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廣之軍吏士卒多以軍功封侯者而廣終不得封初西羌反廣誘降者八百餘人而同日盡殺之望氣者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封侯也

舊鈔本無軍字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賜奚地陽陵二十畝盜取長陵三畝又侵神道壖地一畝奚其中行五銖錢徙天下大姦猾吏民於邊關內侯郎中令

李敢怨衛青之恨其父也乃擊青傷之諱而匿之居無幾何敢從上甘泉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上爲諱云鹿觸殺之夏四月乙丑太子太傅嚴青翟爲丞相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氷夏四月乙巳朔立皇子閎爲齊王賜策曰惟元狩六年夏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張湯廟立皇子閎爲齊王曰嗚呼小子閎受茲青土朕承天序唯崇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之哉龔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明德顯光厥有不臧無乃凶于乃國害于爾躬嗚呼保國有民可不慎歟王其勗哉立皇子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皆賜策六月乙卯詔遣博士六人分巡天下存孤寡恤廢病賑窮乏勸孝悌舉獨行之君子秋七月大司馬驃騎大將軍霍去病薨發屬國玄甲陣自長安至茂陵爲塚塋象祁連山謚曰景桓侯去病爲將敢深入赴利不顧其難然士卒或乏糧食上嘗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如何耳其不蹈用古兵法上爲治第對曰匈奴不滅臣何以家爲去病後甚貴寵而衛青稍衰賓客故人皆去青而事去病唯故益州刺史任安不肯去初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爲霍仲孺子會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乃迎見仲孺大爲置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之仲孺小子光字子

蹈舊鈔本到

孟時年十餘歲因將光西入關仕光爲郎遷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同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六月得寶鼎於河東汾水上薦見於宗廟藏於甘泉宮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羣臣伏賀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光祿大夫吾丘壽王獨曰非周鼎王怒召而問之對曰周有明德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爲周寶今陛下恢崇大業天瑞並至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縣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所以與漢乃漢寶非

鑄舊鈔本鐺恐誤

人寶也上曰善賜金五十斤初公孫弘奏禁民無持弓弩曰一賊彎弩弩百吏不敢前此盜賊所以難容也上下共議壽王對曰大射之禮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之道也臣聞聖人合射以教人不聞弓矢以爲禁也攻奪之罪死而猶不禁人姦之重誅而固不避也竊臣恐邪人挾之吏不能止良民自衛而抵罪犯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令學之者不得修其業不甚便上以難弘弘屈服焉壽王字子贛涿郡人也後生事誅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博士徐偃使循行天下郡國矯制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奏偃法至死偃對曰爲春秋

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存萬民者專之可也湯不能屈其義有詔使中謁者終軍問其狀終軍語偃曰古者諸侯國異政家殊俗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專已之義今天下爲一春秋之義王者無外偃修封域之中而辭以出境何也且鹽鐵郡國有餘藏且二國廢不足爲害而以安社稷爲辭也偃以前三士不許而直矯制作威福此明王所必加誅也凡偃鑄鐵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今魯之鼓鑄當先具其器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倍也枉尺直尋孟子猶稱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少偃自以爲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採名也偃辭屈下御史大夫服罪終軍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府受遣太守賢而友之軍揖太守而去徒而入關關吏與繻曰還當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徒還棄繻去及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前棄繻生也

徒而入關舊鈔本徒步西入關

二年冬十有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郄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文而德厚謁居謁居病湯親爲之摩足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大臣乃與吏謁居摩足疑與爲大姦丞相長史朱買臣等素怨湯亦言湯且欲爲請奏所愛幸賈人田信等輙先知之居物

致富與湯分之上以問湯湯不服罪於是上使使迫
責湯湯爲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昆弟
諸子欲厚葬之湯母曰湯爲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
葬之有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
此子乃盡誅買臣等初湯好文法深刻與太中大夫
趙禹共定律令禹官至少府亦深刻然禹意在奉公
孤立而湯佞智以諛世主接士大夫造請諸公不避
寒暑以得聲譽上甚信用之每朝奏事日旰忘食丞
相充位而已天下事皆決於湯湯嘗病上親問疾匈
奴嘗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以和親爲便湯
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不若湯詐忠也上
作色曰吾使山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
曰居一縣又曰不能復曰居一鄣山自度窮辭且下吏
因曰能遣山乘一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
羣臣畏湯莫敢言矣湯子安世少爲郎給事中尚書
精勤於職休沐未嘗出行後上方幸河東亡書三篋
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本書以
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爲尚書郎中令安世寬
仁與湯行異十有二月丞相嚴青翟下獄死春起栢梁
臺三月大雨雪辛亥太子太傅趙周爲丞相夏大雨
水關中餓死者以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
辭難江陵饑寒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分循

天下吏民有能救饑困者具舉以聞

三年冬十月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十有一月令民有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春正月戊子陽陵園災夏四月雨雹關東郡國七十餘縣飢人相食

常山王舜薨謚曰憲王王子勃嗣有罪廢徙房陵立憲王中子平爲真定王徙代王義爲清河王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東行幸汾陰十有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問周王後得孽子嘉封爲周子南軍以奉周祀春二月中山王勝薨謚曰靖王勝樂酒好內色有男子百二十餘人夏封方術士欒大爲樂通侯位上將軍欒大膠東人也以方術言於上曰臣嘗往東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臣師曰黃金可成河水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効文成將軍則方術之士掩口不能言矣文成將軍者齊人也姓李字少翁以方術進拜爲文成將軍上以客禮待之於甘泉宮中畫太一諸鬼神像所設祭祀欲以致其神歲餘其方不効乃爲帛書以飯牛僞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而視之上識其手書問之果服乃誅上既殺文成而悔之及得欒大甚喜乃大敢爲之言處之不疑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大言能致其師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今有親屬以客禮待之上乃拜大爲五

舊鈔本能字下多使字物字下多於字

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凡四將軍四印賜列侯甲第同十人乘輿廐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以衞長公主妻之賫黃金萬斤上親至其家自公主大臣將軍卿相已下皆致酒其家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者衣羽衣夜立白茆上大亦衣羽衣立白茆上受印綬以示不臣於是五利將軍嘗夜祠其家欲下其神後裝欲入東海中云求其師至太山不敢入海上使人隨而驗之皆妄言不効先是方士李少君乃言能致物却老少君嘗坐武安侯家有老人年九十餘少君乃言與其人大父遊獵處老人爲兒時識其家處一坐盡驚上有古銅器以問少君少君對曰此器齊桓十年陳於栢寢下案其刻銘果齊桓公器時皆謂少君數百歲人也少君言祠竈可致物如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而蓬萊仙人可得見也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其後方多不効而少君病死道士以爲化去不死也齊人公孫卿言黃帝得寶鼎而神化登於天讖書言漢興正當黃帝之運漢之聖德者在高祖之孫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爾拜卿爲郎使候神於太室是時言神怪方術者以萬數入海求仙人者數千人上幸東萊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大人迹諸方士後皆無驗上益厭倦然猶覊縻不絕

冀望其真上嘗疾病有巫爲上致神君貴者曰太一其次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云非可見但聞其言言與人音等也時去則若風肅然嘗以夜至或以晝至或居室帷幄中上禮之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通神君所飲食所欲言又置禱官張羽旗設祭具以祀神君所言上使人記之其言世俗所知亦無餘殊者而上心甚善之其事祕世莫傳也而信以爲神矣

荀悅曰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復起此形神之異也男子化爲女死人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髣髴在於人間言語音聲此精神之異也夫豈形神之怪異哉各以類感因應而然善則爲瑞惡則爲異瑞則生吉惡則生禍精氣之際自然之符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血失其節而妖物妄生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非求請所能致也又非可以求福而禳災矣且其人不自知其所然而然況其能爲神乎凡物之怪亦皆如之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讟起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者當武帝之世賦役煩衆民力凋弊加以好神仙之術迂誕妖怪之人四方並集皆虛而無實故無形而言者至矣於洪範言僭則生時

舊鈔本另行

妖此蓋怨讟所生時妖之類也故遍於道路者身以應
萬物則精神形氣各返其本矣秋馬生渥洼水中九
月辛巳丞相趙周下獄死丙申御史大夫石慶爲丞
相立常山憲王舜少子商爲泗水王

漢漢孝武皇帝紀四卷第十三

舊鈔本無衣字

他舊鈔本比世

漢漢孝武皇帝紀五卷第十四　　荀悅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登隴崆峒而還十有
二月辛巳朔旦冬至始立泰畤於甘泉夏五月諫議
大夫終軍使者安國少季使南越欲令入朝比內諸
侯軍自請願受大冠衣長纓必羈越王之頸致之闕
下軍既至越王聽命上大悅賜南越王大臣印綬令
一用漢法使者留鎮撫之王太后皆莊嚴將入朝越
相呂嘉不欲內屬初尉他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
不可以怵好言入見亡國之勢也故他欲入朝而不
果王太后置酒請使者及嘉等欲因使者權謀因以
誅嘉使者相倚伏莫敢發嘉覺之則趨出稱疾陰謀

番舊鈔本潘

作亂令國中曰王少年太后中國人與使者安國少季私通專欲內屬無顧我越民社稷萬世之計遂攻殺太后及王盡殺使者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將兵死南越以盡臣節上不遣而賢之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丁丑晦日有食之秋有蛙蝦蟇鬬闕下上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戈船將軍嚴助下瀨將軍祖廣明因擊南越別道出咸陽會番禺城下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十人欒大樂通侯坐誣罔腰斬西羌衆十餘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安定圍枹罕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遣將軍李息征西羌上將幸緱氏至安邑桐鄉聞南越破因改桐鄉爲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因以中鄉爲獲嘉縣以南越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又遣將軍韓說平西南夷以其地爲武都牂牁越巂沈黎文山五郡秋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等擊之又遣浮海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強弩將軍趙破奴出令居擊匈奴皆出塞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乃分武威酒泉郡置張掖燉煌徙民以實之是歲齊相卜式爲御史大夫

元封元年冬十月上自帥師巡邊置十二部將軍勒

兵十八萬騎連旌旗徑十餘里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安城北登單于臺望朔方臨北海威震匈奴遣使者邴吉告烏維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矣今天子自將待邊單于能戰亟來不能則臣服何但逃伏漠北寒苦之地爲單于壟焉單于怒囚吉遷之北海上然終不敢出上還祠黃帝於泰山迺歸甘泉東越殺其王餘善以降遷其民於江淮之間遂空其地春正月行幸緱氏登崇高聞聲稱萬歲者三羣臣吏卒莫不稱皆聞之於是封太室以三百戶爲奉邑禁民無伐其山木復其民遂東巡海上御史大夫卜式貶爲太子太傅內史倪寬爲御史大夫夏四月癸卯上

遂登封太岳初議封禪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故有遺書言封禪事上以問內史倪寬寬曰陛下躬發聖德統緝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嚮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瑞符著明封太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將舉太事優游數年使羣臣人人自畫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玉振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禮儀採儒術以文焉拜寬爲御史大夫從封禪行自太山復東巡海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於甘泉初梁相有褚大通通五經爲博士時倪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上徵大通自以爲得御史

舊鈔本爵字不重

大夫至洛陽聞寬爲之大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通不及寬乃退而服曰上誠知人賜太山所過民年七十以上及孤老帛秋無出租算賜天下民爵爵女子百戶牛酒五月歸甘泉秋有星孛於東井又孛於三台本志以爲其後衛太子亂之應齊王閎薨無子國除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正月行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祠太山至瓠子臨決河令從臣等將軍已下皆負薪塞河作瓠子之歌赦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行還築通天臺于甘泉作飛廉館於長安公孫卿言仙人可見陛下每在常處故不見故作通天臺

以候神朝鮮王反殺遼東太守募天下死罪擊朝鮮朝鮮本秦時屬遼東漢興以爲其遠難守故遼水爲塞盧綰之反也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在遼居秦故地稍稍侵屬其東小蠻夷而王之地方數千里保塞外爲臣傳子到孫至右渠抗命不賓故於是而伐之六月甘泉宮中生芝草九莖上嘉之乃赦天下作芝房之歌秋作明堂於太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又遣將軍郭昌等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以享外國朝獻者三百餘里內人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以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

玄菟貞番四郡楊僕坐失亡多免爲庶人荀彘坐爭功棄市秋七月濟西王瑞薨瑞數犯法有司請誅瑞上不忍凡再削國去太半瑞怨讟瑞杜其南門從一門出入宮室府庫壞漏財物以巨萬計盡腐終不復收省吏二千石欲以法治瑞瑞輒求其罪詰之無罪者藥之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無子國除武都互人反分徙酒泉郡十二月雨雹如馬頭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至代而還行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有神光集于靈壇一夜三見夏大旱民多渴死秋匈奴寇邊遣將軍郭昌屯朔方

蒲浪舊鈔本夾注於傍字下

舊鈔本無有字人作世

五年冬上南巡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潯陽浮江親射鮫魚于江中獲之遂北至琅邪傍蒲浪海所過禮祀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甲子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夏四月赦天下賜鰥寡帛貧窮者粟所幸縣無出租賦大司馬大將軍衛青薨謚曰烈侯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宇有惡病就國薨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公主笑曰此常騎從我柰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主諷太后太后白之上乃詔青尚平陽公主與主合葬起家像廬山初置刺史部十二州詔曰蓋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至千里士或負俗之累而立成功名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謂將相及使絶國者以聞

六年冬幸回中春作首山宮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殊死已下賜天下貧民帛益州昆明反遣將軍郭昌擊之夏京師民觀角觝于上林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太山十有二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於明堂已酉柏梁臺災夏侯始昌先言其災日始昌魯人也明於陰陽以術進而爲梁王太傅上甚重之以選爲昌王大傅十有二月禮(禮記)蒿里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祀蓬萊還受計於甘泉宮春二月起

承舊鈔本成

建章宮夏五月正律曆以寅月爲正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正律曆協音樂昔夏以寅月爲正殷以丑月爲正周以子月爲正承三統十一月乾之初九其位在子天氣始起生陰陽之化故子爲天統六月坤之初六其位在未陰受陽任成剛柔之刑其衝在丑故十二月爲地統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湊出於地人奉之而承之故寅爲人統自夏殷及周三變而復故漢用夏正天統始施化於子半日萌生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始化而色黃半日色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始孳成而黑至寅半日生色(而)青故夏色尚黑殷色尚白周色尚赤律曆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

觸舊鈔本角

舊鈔本夷作齊之作不

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校之氣物和之心耳以達自然之數以順性命之理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本起黃鍾之數始於一積之無窮以周備事物之數職在太史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所以諧八音正情性移風俗也八音者土曰缶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木曰柷敔角者觸也物出於地載芒角也徵者祉也物盛而繁祉也宮者中也商者量也物盛而可量度也羽者宇也物聚而覆宇之也合之五行則角爲木於五常爲仁於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爲心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六律律法也以統氣類物子曰黃鍾寅曰太族辰曰姑洗午曰蕤賓申曰夷則戌曰無射六呂呂助也以助陽宣氣未曰林鍾酉曰南呂亥曰應鍾丑曰大呂卯曰夾鍾巳曰中呂黃鍾黃中色也鍾種也言以中色布種物也大呂呂助陽也太族（簇簇）族湊也言湊地上爾也夾鍾夾輔陽也姑洗姑固也洗潔也言固潔物也中呂陰始起未發居中而助陽也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導物而繼（隆）之也林鍾林居也言陰受陽任居鍾物也夷則夷傷也則法也言陽正法使陰夷當傷之物也南呂南任也陰受陽任成物也無射射厭也陽究陰成終而復始無厭之

也應鍾陰應陽而後鍾物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黃鍾之律長九寸爲管或損或益以定五聲九六相生陰陽之應故三分黃鍾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太蔟三分太蔟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轉八八六十四爲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樂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長以秬黍之中者一黍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一引而五度審矣職在內官廷尉廷尉掌之量者籥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本起黃鍾之籥以秬黍之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籥十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爲嘉矣籥者典也合者合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權衡者所以平輕重銖兩斤鈞石也本起黃鍾之重籥容千有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銖者從微至見可殊異也兩者兩鍾之重也二十四氣爲象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爲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

舊鈔本脫太倉二字

籥當作龠

象十六兩爲斤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以平均物也三十斤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四鈞四時之象也重一百二十斤十二月之象也而五權備矣物與權均而生衡衡運而生規規圓而生矩矩方而生繩繩直而生物定矣是謂五則君臣用焉以定國禮百工由焉以爲法式職在鴻臚鴻臚掌之夫推曆生律制器權衡規矩準繩度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匈奴單于好殺伐左右大都尉欲殺單于以降漢於是使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於塞外事覺左右大都尉誅死秋八月行幸安定發天下謫民遣二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秋大蝗自

侃侃舊鈔本閻

東方飛至燉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石慶薨慶即奮之小子世以淳厚爲行奮四子皆以孝謹位至二千石故景帝并其號曰萬石君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步走見輅馬必軾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侃侃如也唯謹爾上賜食於家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而子孫遵教亦如之以敬謹聞于郡國奮長子建爲郎中令建奏事事下建讀之而馬字少一點建驚恐曰死罪矣其畏懼如此有言於上屏人言極切廷見若不能言者慶爲太僕從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鞭數馬畢乃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

舊鈔本不習下無吏字

爲輕易然猶如此諸孫皆孝唯建最甚萬石君卒建在喪扶杖乃能行歲餘亦死初慶爲齊相齊相慕其家行不言而治及爲丞相厚謹而已太僕公孫賀爲丞相二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腰五日祠門戶比臘夏五月藉吏民馬補車騎馬秋蝗遣峻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爲匈奴八萬騎所圍遂沒其軍破奴居匈奴中十餘年後亡歸漢冬十有二月御史大夫倪寬卒初寬以儒學進家貧受業博士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誦讀爲廷尉卒吏以不習吏事除爲從史徙之北地視畜數年還廷尉適有疑奏以再見御史掾吏莫知所爲寬言其意事即得可後上問張湯前奏事非掾吏所爲誰爲之湯對曰臣從史倪寬湯由是以寬爲奏讞掾徙爲侍御史見上問尚書經義數事爲太中大夫遷左內史民甚信重之後有軍發左內史粟負租課殿當免吏民聞之輸租繇負不絕課更以最

三年春正月行巡狩海上膠東相王延廣爲御史大夫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石閭遣光祿大夫徐息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到盧朐山遊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強弩將軍路博德築居延城秋匈奴黎湖塗單于入定襄雲中殺畧數千人入張掖酒泉殺都尉

舊鈔本影印

四年春正月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初廣利將騎六千步兵數萬人至貳師城下取善馬西至郁夷城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食乏而還往來二歲到燉煌士卒十遺二三上書請罷兵上大怒乃益發兵卒六萬人負從者不豫牛十萬馬二萬驢騾駞駝以十萬數多賫粮轉運奉軍天下騷動廣利遂進兵當道小國皆送迎給廩食徑到大宛城圍宛三十餘日宛中貴人共殺其王毋寮奉其首出食給軍悉出善馬漢擇取其善馬十匹中馬三千餘匹乃共興立宛貴人姊察爲王與盟而還諸所過小國皆遣子弟從入獻見因爲質焉還玉門關死者萬餘人馬數千餘匹行乏食戰死甚多將吏貪不愛士卒故死亡者多上以爲萬里而伐不録其過乃封廣利爲海西侯封騎士趙弟殺郁城王爲新畤侯拜卿三人二千石數百人千戶以下千有餘人廣利者李夫人兄也廣利弟延年性知音善歌舞上愛之乃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而李夫人亦善舞甚姣麗有寵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上問而謝曰妾聞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宴墮見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宜見我囑託兄弟乎將加賜千斤而與兄弟尊官乎李夫人答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固欲見之夫人遂轉向壁歔欷不復言於是

上不悅而起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見囑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見帝者乃所以深託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衰則愛弛愛弛則恩絶上所以戀戀者乃以爲平生容貌今見我顏色毀壞必有嗤棄我意當復肯追思憫録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厚禮葬之圖畫其形於甘泉宮而尊重其兄弟廣利爲將軍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燭設帷幄陳酒食而令上居他帷遥見好女子如李夫人還帳坐而眇然不得就視初上發讖書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後得烏孫好馬名曰天馬及得宛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名曰天馬更名烏孫馬曰西北極馬上甚好宛馬每使使者相望於道率十輩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一歲中使多者十餘輩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五六歲而還不能無侵盜弊物及使失旨者輒案重罪以激怒之因復求使自贖而是使無窮已而輕犯法募吏民自占使者無問所從來皆遣之而漢使窮河源矣外國朝貢並至上乃悉從外國客巡行至海上大都多人民則過之觀名人府庫之饒厚賞賜作角觝戲出奇戲酒池肉林以觀示之秋起明光宮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吏卒食大宛既破外國振恐上欲遂困匈奴下詔曰

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絶悖逆齊桓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於是復圖匈奴矣遣中郎將蘇武至匈奴匈奴留武不得歸武固執漢節不肯降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使使來獻大羽白氂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秋發謫戍屯五原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宇軍正丞胡建欲誅之陰約其從卒監軍御史與諸校尉列坐建趨至拜謁因令卒引御史斬之諸校尉驚愕不知所謂建遂上奏曰監軍御史穿北軍垣以爲賈利於使文吏議不至重高皇帝法曰壁壘已定穿踰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之臣謹按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二千石以下行軍法焉臣謹案以法斬上壯其節制書答曰國容不入軍容軍容不入國容何文吏也建有何疑焉是歲濟南太守王延年爲御史大夫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匈奴斬首虜萬餘級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與鞮汗單于戰斬首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陵者李廣孫敢兄當戶之子上使陵爲貳師將軍督輜重陵稽首曰願得自當一隊上曰吾無騎與汝陵曰不用騎願以

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至峻稽山與單于相遇以騎三萬攻陵陵千餘弩俱發應統皆倒虜還走上山陵追擊之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賢王馳兵八萬騎攻陵陵且戰且却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復大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燒陵陵亦令軍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自步鬬樹木間復殺虜數千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生口言單于曰此漢精兵也曰引吾南行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軍長皆曰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勝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日戰數十合復力戰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中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大喜進兵使騎並擊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趨降遂遮道攻陵四面射矢下如雨陵矢且盡即棄軍去士卒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入山谷單于入遮從山上墜石下士卒多死不得行陵曰兵敗吾死矣軍吏或勸陵降陵曰吾不死非壯士也陵嘆曰使人有數十矢足以免矣今無兵復戰令軍士人持三升糒一片氷令各散去遮虜鄣相待陵與延年俱上馬壯士

從者數十人虜千騎追之延年死陵曰無面目以報
陛下遂降士卒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
塞百餘里單于以大女妻陵立爲右校王上聞降大
怒大臣憂懼太史公司馬遷上言陵功以陵之不死
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將軍出時令陵爲非陵
助兵及陵與單于相持而貳師無功上以遷欲沮貳
師爲陵游說後捕得匈奴生口言陵教單于爲兵法
上怒乃族陵家而下遷腐刑陵聞之曰教單于爲兵
者乃緒也非陵也李緒者故塞外都尉先是降匈奴
陵痛其家以緒誅乃使人刺殺緒司馬子長既遭李
陵之禍喟然而嘆幽而發憤遂著史記始自黃帝以

及秦漢爲太史公記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益州刺
史任安與遷書責以不推賢貢士遷報書曰僕賴先
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三十餘年矣嘗廁下大夫之
列陪外庭末議不能引綱維盡思慮今以虧形在蘭
茸之間當何言哉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
鞅因景監見趙良爲之寒心童子參乘袁絲變色自
古而耻之柰何使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少
負不羈之氣長無鄉曲之譽幸得奉薄伎出入周衛
而事乃有大謬夫僕與李陵趣舍異路素非相善也
然觀其爲人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常思奮
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出

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痛心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挫億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給悉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軍士無不奮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捲冐白刃北首爭死敵場雖古名將不見過也身雖陷敗其所摧破亦足暴功於天下僕以爲陵之不死眞欲得當報漢也時主上聞陵敗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量欲効其款款之愚因推此意以言之欲以廣主上之意上以僕非沮貳師而爲陵遊說遂下之於吏拳拳之忠終不能自明列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僕聞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辭令且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僕所以隱忍苟活身陷糞土之中而不辭者私心有所不盡疾沒世而名不稱於後世也昔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足兵法修列僕竊不自量託於無能之辭欲網羅天下放逸舊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後人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太史

公記凡百三十篇五十餘萬言遷父談亦爲太史公自叙其先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官也本傳曰司馬遷據左氏春秋國語採世家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摭經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忤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姦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則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泰山琅邪群盜徐勃等阻山攻城斷道路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仗斧鉞分部逐捕刺史郡守已下皆伏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延年有罪自殺執金吾杜周爲御史大夫初榷酒沽三月行幸太山修封禪祠明堂因受計還北海祠恒山瘞玄玉夏大旱四月赦天下所過無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懦棄市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餘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杅將軍公孫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遊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強弩將軍路博德將步兵萬餘人與貳師將軍會與匈奴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

髆爲昌邑王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前漢孝武皇帝紀五卷第十四

前漢孝武皇帝紀六卷第十五　荀悅

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杆將軍公孫敖坐妻爲巫蠱腰斬徙郡國吏民豪傑於茂陵空陵在雲陽巳巳晦日有蝕之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秋大旱九月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周南陽人也爲吏深刻爲廷尉詔獄繁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國一歲或千餘章大者連罪證案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詔獄因責章告不服以掠笞而定之於是聞有罪者皆亡匿繫獄久者十餘年赦而相告言大抵盡誣以爲不

兩子舊鈔本兩子恐誤

道廷尉及中都官詔獄罪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餘萬人嘗冬獄未竟會立春有寬大令周蹋地歎曰復假吾數十日足吾事矣其酷暴如此及爲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爲郡守貲累巨萬治民皆酷暴而少子延年字幼公行寬厚云光祿大夫暴勝之爲御史大夫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首起池陽谷口尾入櫟陽渭中廣袤一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鍤成雲決渠爲雨水流竈下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言此兩渠之饒也鄭國者韓國之小水工也

韓患秦東伐欲罷勞之乃遣鄭國說秦令鑿渠引涇水自中山以西抵壺口爲渠緣北山東注洛水三百餘里以溉田中作而情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計然渠成亦秦之利臣爲韓延數年之命而爲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溉田四萬餘頃收皆一畝一鍾於是關中沃野無凶年之憂秦以富強因以名爲鄭國渠昔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以百畝鄴獨以三百畝是惡田也漳水在傍西門豹不知用之若知而不興是不仁也若其不知是不智也夫仁

檀舊鈔本檀疑是禮字

智而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遂決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鄴有令名爲史公決漳水兮溉鄴傍終古斥鹵兮生稻粮百姓豐足民用寧康皆言水之大利也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祀日成山登之罘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錢五千鰥寡孤獨帛人二匹

四年春二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甲申修封禪丙戌禮石閭夏四月辛亥行幸不其山祀神於交門宮若有神饗坐拜者五月行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地有蛇自郭外入與邑中蛇羣鬬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有二月行幸雍祠五畤遂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春正月行還幸建章宮三月趙王彭祖薨謚敬肅彭祖巧佞足恭心刻好法律常以詭詐求相二千石言語微短輒書以迫刼之及汙以姦利二千石無能滿歲者輒被罪刑夏大旱冬十有二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之十有一日乃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公孫賀下獄死是時朝廷多事督

責大臣初賀頓首流涕不受印綬上不聽賀懼曰禍從此始矣賀子敬聲有罪下獄是時詔捕京師大俠陽陵朱安世不能得賀自請遂捕安世以贖子罪上許之果得安世安世大笑曰丞相禍及族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者祭祀馳道埋桐偶人咒詛上事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俱死獄中而家族矣涿郡鐵官鑄冶銷金皆飛上天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夏四月大風發屋拔樹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行幸甘泉宮秋七月使使者江充掘巫蠱於太子宮巫蠱之禍始自朱安世成於江充充趙人也爲敬肅王上客趙太子丹疑充以巳陰事語王收捕充不得盡殺其父兄充亡入關上書告趙太子罪至死會赦得免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初上見充望而異之謂左右曰燕國固多奇士以充爲直指使者督三輔盜賊充從上至甘泉還逢太子家人乘車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奏沒入其車馬太子使人謝罪不聽遂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遷水衡都尉後上使充治巫蠱事充將胡巫掘地求桐人及爲他姦怪徵驗輒收拷燒金鉗灼強服之民輒相引以巫蠱劾以大逆不道死者數萬人莫敢訟其冤充與太子有隙恐上一旦晏駕爲太子所誅因言宮中有巫蠱氣上令

久火 舊鈔本矣

案道侯韓說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御夫人以次及皇后遂及太子宮中云得桐木人太子少傅石德謂太子曰上疾甚在甘泉皇后諸吏家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獨不念秦扶蘇邪今無以自明乃收充窮治姦詐壬午太子詐令客爲使者收捕充等韓說格死蘇文亡歸甘泉太子使人白太后太后發武庫兵長樂宮衛士太子親臨罵充曰趙亡虜亂趙國父子未足邪今乃亂吾父子遂斬充以徇告百官曰江充反炙胡巫於上林中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聞怒詔丞相發三輔近縣兵捕反者太子懼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發武庫兵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而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因而驅四市人合數萬人逢丞相合戰五六日死者數萬人流血入溝中庚寅太子敗出走南奔覆盆城門得出皇后自殺司直田仁部不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之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二千石當先請之丞相乃止上聞之大怒責問勝之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是也大夫何敢擅之勝之自殺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與田仁皆腰斬諸太子賓客皆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之吏士刻掠者皆徙燉煌

荀悅曰任安之斬也是開後人遂惡而無變計也易

舊鈔本帝皇

含舊鈔本衛

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城諸城門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節加以黃毛上怒甚羣臣憂惶莫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曰臣聞父猶天母猶地子猶萬民也天平地寧陰陽和調萬物乃茂父慈母愛室家得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家喪亡昔孝巳孝而被謗伯奇仁而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則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繼祖宗之重親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御至尊之命以迫蹴太子造飾姦詐親戚隔絕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含寃結憤而無告訴不勝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者欲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趙太子天下誰不聞其罪固宜誅戮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攻之又使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無患太子之罪亟罷兵甲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眷眷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上感悟之八月辛亥太子死於湖太子亡到主人家貧織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陰使求之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閉室自經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戶開新安令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格鬬死皇孫二人皆遇害

舊鈔本掠

後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之無罪也乃封李壽爲
抱侯張富昌爲蹋蹝侯而高廟令田千秋復訟太子
寃曰臣夢見一白頭翁教臣上言曰子弄父兵罪當
可赦天子之子過悞殺人何罪哉上悟曰是高廟之
靈臣使公覺朕也公當遂爲吾輔佐乃擢拜千秋爲
大鴻臚而族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湖加兵於
太子皆族之作思子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癸亥地
震九月大鴻臚商丘成爲御史大夫立趙敬肅王小
子偃爲平干王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畧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畤至安定北地匈奴入酒
泉殺兩都尉二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十萬人出五

舊鈔本浚

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
將四萬騎出酒泉城至峻稽山多斬首虜通至天柱
山虜引去因招降車師皆引還廣利兵敗降匈奴夏
五月赦天下六月壬寅丞相屈氂下獄腰斬屈氂者
中山靖王子也貳師初與屈氂辭曰願君早請昌邑
王爲太子太子若立君有何憂哉屈氂許諾屈氂女
爲廣利子妻而昌邑王李夫人子也故欲共立之上
聞其言而惡之後屈氂妻坐爲巫蠱呪咀屈氂腰斬
妻梟首廣利妻子亦見收廣利聞之懼降于匈奴遂
族矣秋大蝗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有隕石于

禮舊鈔本檀

溉舊鈔本飢

雍二時天晴晏然無雲有紅氣蒼黃色若飛鳥集成陽宮南隕星于雍聲聞四百餘里墜而爲石其色黑如磬三月上行幸鉅鹿還幸泰山修封禪庚寅祠高祖于明堂癸巳禮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丁巳大鴻臚田千秋爲丞相千秋無他材能術學敦厚有智居位自稱逾於前後數公是時天子疲於兵革上亦悔之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大夫奏言故輪臺以東皆故國處有溉灌田其旁小國少雖刃貴黃鐵綿繒可以易穀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輪臺置校尉二人通利溝渠田一歲有積穀募民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爲產業稍稍築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事上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則欲益民賦以助邊用是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田輪臺曩者朕之不明興師遠攻遣貳師將軍古者出師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遍召羣臣又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曰匈奴困敗方士占星氣大卜蓍龜皆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卜諸將貳師最吉朕親發貳師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貳師軍敗士卒離散畧盡悲痛常在朕心今有司請遠田輪臺欲起亭燧是唯益擾天下非所以憂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農無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封丞相爲富民侯

而勸耕農自是田多墾闢而兵革休息本志曰孝武之世圖利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之右臂隔絶南羌月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漢北而漠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積羣貨覩犀象璹瑁則開犍爲朱崖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巂聞天馬葡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貝犀象翠羽之珍盈於後宮瓌瑰琪瑠蒲萄龍文魚目汗血名馬充於黃門巨象獅子猛獸大雀之羣實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荆璧天子負黼黻襲翠被憑玉几而居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渝都盧海中碭極漫演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以榷酒沽管鹽鐵白金造皮幣算至舩車租及六畜民力屈財貨竭因之以凶年羣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衣持斧鉞斬斷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聖人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隴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分別區域隔絶内外也書曰西戎即序

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無以致其貢物也西戎諸國各有君長兵衆貧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徙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總帥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尤遠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夫匈奴之爲患久矣漢興已來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筭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始終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婁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單于反加驕慢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

舊鈔本復欲

厚賜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地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感惟前後無益於邊乃赫然發憤遂身貫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師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要約以爲義感君子利動貪人又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議說也獨可說者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厚利以敦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要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

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臣父兄緩帶稚子含哺胡馬不闚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未有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武帝時雖征伐剋暴而士馬物故畧與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之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此安肯以愛子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不選守邊境武畧之臣修鄣隧備塞之具礪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闚不亦過乎及至後世匈奴衰弱乃遣子入侍而單于或棄其子苟貪財利不顧言約虜掠所獲歲億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所安肯不棄質而重利也仲舒之言於是過也夫先王度中土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均土貢制內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食飲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師勞而致寇得其土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撫而畜也是以明王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

不及其民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以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人制禦蠻夷之常道也秋七月辛酉晦日有蝕之不盡如鉤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昌邑王髆薨謚曰哀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殺侍中僕射馬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驃騎都尉上官桀討之初何羅與江充善而通以誅太子時有功封之及上臧充家何羅兄弟懼日磾視其志意非常陰察其動靜羅亦覺之不敢發上幸林光宮日磾疾臥廬中何羅與弟通及小弟安成謀殺使者矯節制以發兵明旦上臥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日磾心動入坐戶內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入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觸實瑟而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何羅反左右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上曰勿格日磾捽投何羅殿下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秋七月地震往往踊出水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宗室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行幸盩厔五作宮上疾篤侍中光祿大夫霍光問嗣馬上曰君未喻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矣先是上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光頓首讓

曰臣不如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將令匈奴輕漢三月乙卯拜光祿大夫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牀下與丞相田千秋俱受遺詔輔少主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不得爲嗣少子弗陵者鉤弋夫人趙婕妤之子也初上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邑中有奇女子氣上使召之既至兩手皆捲上自捫之即時伸由是得號爲捲夫人居鉤弋宮大有寵姙身十四月而生子土曰昔堯十四月而生鉤弋子亦然名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初上欲立鉤弋子爲太子以其母年少女主持政心難之會鉤弋有過乃譴以

憂死乙酉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丁丑帝崩於五柞宮入殯於未央宮

贊曰本紀稱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之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藝遂疇咨海內舉其俊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禮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國典發號令文章粲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帝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前漢紀卷五 十三

前漢紀卷五 十四

前漢紀卷五 十五

右奉 聖旨 元丞相 浙東路提舉茶場司 許 [illegible] 公事 張 [illegible] 覆校正